

通志壹經解

1411
366





大學中庸集編先公手所定也公每晨起坐堂上炷香
 開卷必點校一章從而演說其義子姪皆立侍焉既終
 篇呼志道而前告之曰大學中庸之書至於朱子而理
 盡明至子所編而說始備雖從或問輯略語錄中出然
 銓擇刊潤之功亦多聞或附以已見學者儻能潛心焉
 則有餘師矣然又須先熟乎諸書然後知予用功深采
 取精此亦自博而約之義也志道拜受此書銘記於懷
 於今三紀不敢失墜挈之郭居間以語同志而郡博士
 謝君聞之來請甚勤且曰刊之泮宮俾家有其書人傳
 其學豈不公溥志道有感其言遂出授之且著其說於

二石九十九
張志
下方使得此書者必深思而力踐之斯為善讀庶亦不
負謝君私淑之意謝君甫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
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注雖已點校而集編則
未成咸淳辛未季冬嗣子真志道謹識

講義發題 戊子

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
利之辯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
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
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
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
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
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為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
孟子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
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而
望及前人乎雖使譚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諸無

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
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霄
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
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之
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
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爲
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爲己也嗟乎義利之
辯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
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
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

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
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箴者雖曰服
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
講之願無忽而深思焉

朱夫子四書布發天下而闕里之舊鈔無存豈刊人不
貴玉鮫人不貴珠邪意其得之於家傳面命之餘視此
為筌蹄僕贅真璜宇聞之而訝且懼敬尋舊籍而求
再刊之迺得真西山先生點校手澤於夏獻之遺喜其
熊魚得兼可為今世一部韶樂亟命工刻之于郡庠以
為未得魚兔者設亦俾來者知其象脉之所自出歟時
咸淳壬申正月人日後學廸功郎特差充建寧府學教
授謝侯善書

大學

大舊音泰
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
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
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學問須
以大學為先次

孟子次論語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摹大○今人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
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
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今且須熟究一
箇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自占得分數多却易為
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
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
子亦無益也○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丟去填教實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
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大學是
修身治人底規摹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措磨在○今人却是為人而
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甚底事諸公願為古
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明德如八牕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

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
 慤純一專靜然後能致知格物○大學摠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
 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大學
 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
 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
 天下事○問讀大學如何答云稍通方要讀論語先生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
 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
 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
 多而規摹周備○此一箇心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
 復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間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
 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致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如此則書
 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止緣後
 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
 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
 不用或問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
 習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
 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
 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橫渠云如中庸大學直須句句理會過
 使其言互相發明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一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

遍今大學
 可且熟讀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
 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
 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
 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
 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
 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
 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
 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
 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
 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
 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
 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深淺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
 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
 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
 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

躡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功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邪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功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也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而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

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被賤而為物者既枯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全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澈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口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

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入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汗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於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始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

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皆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眾理以下之事○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道理光明鑒照毫髮不差○此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常有以明之○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則如今端容貌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著從這裏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則自然著敬○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一念疎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端○大學在明明德一句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或以明明德壁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

以盡明且如人知已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裏便明將去○明德是自家心中許多道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如羞惡是非辭遜惻隱皆欲自家心裏出來觸著那物便有那箇物出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汗則不明了少間磨了則其明又能照物○明明德章句自覺有中其昧先生云這明德亦不甚味如羞惡是非惻隱辭遜此是心中原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看來這箇亦不是甚味但恐於義理差誤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問在明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要著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箇明得這明德是怎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眞箇不昧具得眾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修則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修這明德方常明或曰所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也要理會書之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專是讀書事上也也要理會書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端○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致深自近以致遠○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

自有的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
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却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明○問明德而不能
推之以新民可謂是自私曰德既明自然是著新民然亦有一種人不知此此便
是釋老之學這箇道理人人有之不是自家可專獨之物既是明得此理須當推
以及人使各明其德豈可說我自會了我自樂之不與人共○至善只是十分是
處○至善猶今人言極好○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
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欠故曰至善○至善是極好處且只如孝冬溫夏
清昏定晨省雖然只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得是盡得所謂
孝○問章句中解止字云必至於是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而求其至既至其
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問在止於至善至善者先生云事物當然之極也恐
與伊川說良其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夫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
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忤所謂止
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先生云只是如此○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問何謂明德先生曰我之所得
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裏其光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指全體之妙下
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先生曰明德一分
便有一分明得十分便有一十分明得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
善是行到極處○問明德至善莫是一箇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
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此所謂在止於至善又
當知所謂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交之信這

裏便用究竟一箇下工夫處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裏間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答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知是也○問大學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是否曰是也明德中也有至善新民中也有至善皆要便到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皆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做亦要做到極處○韓文公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亦做不到十分極處○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剛隱羞惡之類其見於實用而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不待自家明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而此等德一向暗昧更不光明而今却在挑剔措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箇明德見他入為氣稟物欲所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措磨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處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得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

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德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先生問友仁曰公近日看大學或問如何曰粗曉其義但恐未然先生舉一二處令友仁說先生曰如何是收其放心養其德性曰放心者或心起邪思意有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不道之言至於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便於邪思妄念處截斷不續至於耳目言動皆然此乃謂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之外又養箇德性也先生曰看得也好○問或問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人於已失學後須如此勉強奮勵方得曰失時而後學必著如此攢補得前許多欠闕處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若不如是悠悠度日一日不做得一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填補前面○今人不會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字是以無下手處今日當自持敬始使端的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致知至治國平天下皆不外此○問或問中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或問說仁義禮智之性添健順字如何曰此健順只是那陰陽之性○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為他不能克治耳○曰天地之氣有清

百濁若值得晦暗昏濁底氣這便稟受得不好了既是如此又加以應接事物逐逐於利欲故本來明德只管昏塞了故大學必教人如此用功到後却會復得初頭渾全底道理○問或問中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其本體已洞然矣須是就這些覺處便致知充廣將去曰然如擊石之火只是些子纔引著便可以燎原若必欲等大覺了方去格物致知如何等得那箇覺是物格知至了人徹悟到恁地時事都了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問程子以其義理精微之極始以至善目之之語曰大抵至善只是極好處十分端正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喚做仁不獨如此凡事皆有箇極好處○至善只是明德極盡處至纖至悉無所不盡○至善便如今人說極是且如說孝孟子說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此是不孝到得會奉養其親也似然強得這箇又須看如曾子之養志而後為能養這又似好了又當如所謂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不遺父母惡名使國人稱須道幸哉有子如此方好○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如佛老便是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如管仲之徒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如前日所論王迥便是如此看他於已分上亦甚修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於斯世只是規摹淺狹不曾就本原上著功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始是看古之聖賢別無用心只這兩者是喫緊處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入於事事物物上皆

是當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做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

事精詳得謂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新民為未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問云云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其所當止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以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定靜之說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走西走○安只是無私兀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亦安○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能慮○慮是思之重復詳審者○慮是研幾

○安而後能慮不審此一句如何先生曰若不如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問大學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先生曰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此亦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大學定靜安頗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過物來能不動安謂隨所寓而安安蓋深於靜也○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得當如今人先是自家這裏鶻突了到事來便都區區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以止自然如此這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食之必飽如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決定著做到如此地位欠關些子便自住不得且如說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過只是多不曾見得決定著竭其力處決定著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著如此看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身處且如今事君若不見得決定著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能惟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四體有殞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到如何會恁地○知止只是知有這箇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如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箇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問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慮先生曰既知此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如知孝於事親須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問知止而後有定答

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答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又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知者知其所以止得者得其所止○問知止至能得其間存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定靜則定得來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塵市亦靜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看處甚事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心中搖漾不定豈還能慮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密也人之處事於業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及至推出來便有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是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予可以無予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面有幾許商量在○問大學知止能得一段先生曰只是這箇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生理會箇知止待將來熟時便自見得○物亦有該事而言者如仁者不過乎物所謂物亦只是事○問事物何以別曰對言則事是事物是物獨言物則兼事在其中

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

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問云云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

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且顯窮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揚哉○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而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其明無所不到○所謂窮理者事事事物物各自有一事一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款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軀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問致知莫只是致察否曰如讀書而求其義處事而求其當接物存心察其是非邪正皆是也○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得透○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述以求道先生曰所以古人只道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摹理與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是要人就事物

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格盡也須是窮得盡到十分方是格物○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乎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摹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一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箇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以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先生云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未盡便是窮格不至也○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一家人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

欽明

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答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答曰合用他處也若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其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領之○問知者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何謂妙眾理曰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從外得所謂知者便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固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所以謂之妙眾理猶言能運用眾理也運用字有病故只下得妙字○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當然之則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所以然之故如君何故用仁臣何故用敬父何故用慈子何故用孝曰所以然之故即是更上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百姓人民土地皆屬他管他自是用仁愛非說是為君子不得已以仁愛行之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

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又如父之所以慈
 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
 然而然者其他大倫皆然天理使之如此也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
 這物時便有箇仁他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初有陰陽
 有陰陽便有四象金木水火土故賦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自他原頭處便
 如此了仁則屬春屬木且看春間發生之功藹然和氣如草木之萌芽初間僅一
 針許少間漸漸生發以致枝葉花實變化萬狀便可見他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
 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義屬秋
 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得便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
 惡之心禮智亦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
 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
 如此了便休須是知其自來龜山此語極好又引或人問知覺如何龜山曰知
 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是知此事又知
 所以仁所以敬所以慈所以孝是覺此理問格物致知先生曰他所以下格字
 致字者皆是為自家原有是物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
 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所不知也○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
 所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班半點只是為利欲所昏不曾致其知○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
 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自材料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修持此心令常常光明
 耳伊川曰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醒一爭一餉時便為他引去且

欽明

如何兩眼光陰陰又白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被別人引去草中也只是我自
 昏睡或暗地裏行便被別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常醒得他做主宰出乎萬物
 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難理會底理
 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便用提醒他○致知格物只是一箇○致知是自而
 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
 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須先
 克人欲以致其知則無不明矣致字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些子明處便尋從
 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面見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如此也格物是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事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至極之處也
 然須是極盡方得久之又云知在我理在物○致之為
 義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
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
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
 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
 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
 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
 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問云云何也曰此復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
 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

首亦隨所誦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自不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為至耳問致知至之致知之至有何分別答曰上一致字是推致方為也下一至字是已至○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說未做也無善見得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見得義當為汝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信得極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於聖賢之域○某嘗謂物格知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問尋常讀大學未有所得願請教曰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箇好人其他事一節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問誠意有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只是

隨時又要略撥剔莫令壅滯耳○致知如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實實那七分不知者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鵠突苟且之根少聞說便為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因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過得此關道理方牢固○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麵透裏是白麵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裏面却只是虛底○意誠後推盡得查滓恰利心盡是義理○致知誠意乃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惡○問知至而後意誠先生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雖欲著此物亦留不住東西中夾著若不得若是不誠之人亦不肯盡去亦要留些子在○問知至到意誠之關意似不聯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人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居此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夫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問知至而後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曰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未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彼是惡自心甘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若猶有一毫疑慮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久後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得會恁地且致其知工夫積累方會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

矣惟其初月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著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他非無長處但他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及者則路徑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又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之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只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是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此做未稍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如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便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出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大○問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也既是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可也今而曰意誠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澄淨寧

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安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致知知之始意誠行之始○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者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大學一篇有兩箇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箇誠意修身是一箇纔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蔡却管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於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此皆聖人之變處不須如此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先生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修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格物致知此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摹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一是一切也漢書平帝已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取其整齊○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箇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內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此上面是服藥下面是說藥之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

正為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明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況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斃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豪華之差矣○為己者無所為而然無所為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不是要人道好如甲兵錢穀邊豆有司到當自家理會便理會不是為別人了理會如割股廬墓一則是不忍其親之病一則是不忍其親之死這都是為己若因要人知了去恁地便是為人○問子房以家世相韓故從少年結士欲為韓報仇這是有為否曰他當初只一心欲為國報仇只見這是箇臣子合當做底事不是為別人不是要人知○有所為者是為人○這須是見得天下之事實是己所當為非吾性分之外所能有然後為之而無為人之弊耳且如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今人弔人之喪若以為亡者平日與吾

善學真箇可哭哭之發於中心此固出於自然者又有一般人欲亡者家人知我如此而哭者便不是這便是為人又如人做一件善事是自家自肯去做非待人教自家做方勉做此便不是為人也○問割股一事如何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句其傳五字

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

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常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

先務而論孟猶處其大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摹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弃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諝古是字○大

曰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諝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

峻德

峻書俊字○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功也○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

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則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矣○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則是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問克明德曰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不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顧諟天之明命諝是詳審顧是見得子細○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曰天之明命是天之所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以有諸已矣先生曰此便是至善但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真如見一箇物事在裏不要昏濁了他則無事

時自然凝定有事時隨理而處無有不當又云古注說常目在之這說得極好○
顧諟天之明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
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
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謂求放心只常存此心便是存養既
久自然信向決知堯舜之可為聖賢之可學如菽粟之必飽布帛之必暖自然不
為外物所勝若是若存若亡如何會信如何能必行又曰于書萬書只是教人求
放心聖賢教人其要處皆一苟得一處則觸處皆通矣○問顧諟常目在之天命
至微恐不可目在之先生曰只是見得長長地在面前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豈是有物可見○問顧諟天之明命顧如何是目在之先生曰常
在視瞻之間蓋言存之而不忘○問或問云全體大用無時不發見於日用之間
日用間如何是全體大用處曰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舉此一節
體用亦可見體與用不相離如這是體起來運行便是用如喜怒哀用所以能喜
怒者便是體○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
為泥澆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問所謂德者乃天之所以命我而具於一心之
微初豈有形體之可見今乃曰真若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不知其所見者果何
物也曰此豈有物可見但是凡人不知省察常行日用每與是德相忘亦不自知
其有是也今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
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耳初豈實有一物
之可以見其形象也○問顧諟明命一惟引成性存存道義出矣何如曰自天之

所命謂之明命我這裏得之於已謂之明德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得這在
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
見穿窬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合辭遜處便自然會辭
遜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若不存得這些待做出那
箇會合道理○問顧諟一句或問復以為見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
天何也曰只是言人之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
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理人本只一理若理會得此意則天何嘗大
何嘗小也○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曰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
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
今說話天便在這裏顧諟是常要看教光明燦爛照在目前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勸言之辭也苟誠也湯

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深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汙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汙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深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汙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遺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焉。故伊尹自謂與湯成。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云。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詩之言周雖舊。其舊而進乎新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

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君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人誠能有日新之功。則須日有進益。若不能接續。則間斷了。○新與舊。非是去外面討。求昨日之舊。乃是今日之新。○成湯工夫。全是在敬字上。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

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緝詩作緝。○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也。詩云穆穆

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

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

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專。皆有以知其所以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猗猗。有斐君子。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
 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
 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萊詩作
 綠綺叶韻音阿僖

下版反喧詩作喧誼詩作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
 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
 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
 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僖武毅之貌赫喧宜著
 盛大之貌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
 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
 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
 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嗚呼樂音落○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
 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

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味較淫泆其味
 深長當熟玩之○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
 子與國人之所止何也曰此因聖人之上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
 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
 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之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
 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
 失其所止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
 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
 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
 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語助之辭而於
 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
 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辭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
 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衍而不切邪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
 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
 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
 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況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
 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曰復引淇澳之詩何

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其所以求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修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睟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曰切磋琢磨何以為學問自修之別也曰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問至善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者固如此就萬物中細論之則其類如何曰只恰好底便是坐如尸乃是坐恰好底立如齋便是立恰好底○問敬止既注云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通其餘何謂也曰大倫有五此言其三蓋不止此究其精微之蘊就是三者裏面窮究其蘊推類以通其餘是就外面推廣如夫婦兄弟之類○大學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問切磋琢磨之說曰恰似刺了一重人有一重學者做工夫消磨舊習幾時便去得盡須是只管磨礱教十分淨潔最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略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著力向上去這如何得會到至善田地○既切而復磋之既琢而復磨之方止於至善不然雖善非至也○問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此詩人美武公之本言抑姑借其辭以發學問自修之義邪曰衛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問大學解瑟為嚴密是就心言抑就行言曰是就心言曰心如何

是密處曰只是不處蹉跌恁地縝密○個武毅之貌能剛強卓立不如此必情關礙○問恂慄何以知其為戰懼先生曰莊子云木處則恂慄危懼○與淇澳詩瑟兮僖兮者恂慄也注云瑟者武毅之貌而恂慄則戰懼之貌也○不知人當戰懼之時果有武毅之意否先生曰人而懷戰懼之心則必齋莊嚴肅又烏可犯○古人直是如此嚴整然後有那威儀烜赫著見○大率切而不磋亦未至善處琢而不磨亦未至善處瑟兮個今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光輝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段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古人言語精密有條理如此○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既學而猶慮其未至則復講習討論以求之猶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切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可矣又磋之使至於滑澤這是治骨角者之至善也既修而猶慮其未至則又省察克治以終之猶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琢是琢得一箇樸在這裏似亦得矣又磨之使至於精細這是治玉石之至善也取此而喻君子之至於善既格物以求知所止矣又日用力以求得其所止焉○道學是起頭處修身是成就處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

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曰然則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辯訟之聞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問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云云曰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於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炙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之衰者聞于臯將至遂為衰于臯又何常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以感動人處故耳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列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

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

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

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獨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邪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邪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

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十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

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也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

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者本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或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眾理之妙不知眾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

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本使人知有眾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景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求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曰近世大儒有為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知至道也又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大生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然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蒙釐差耳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五口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窮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物之誘乎己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

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雖齋戒無若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後學者耶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其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復詳備而無後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週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束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然其彼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舉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者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

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是亦似矣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實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且於此而無蒙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功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則諸家所記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弗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邪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遠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窮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意

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又有以合乎所謂未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洒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摹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功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理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己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問格物工夫未到得貫通亦未害否先生云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用工做向前去莫問程途少聞自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到得便休底規摹放這裏了如何做事○問全體大用曰體用元不相離如人行坐坐則此身全坐便是體行則此體全行便是

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問伊川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曰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於已知已達而不能窮其未知未達故見得一截不曾又見得一截此其所以於理未精○問無事時見得是如此臨事又做錯了如何曰只是斷置不明所以格物便要聞時理會不是要臨時理會聞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格物只是理會未理會得底不是從頭都要理會如水火人自是知其不可踏何曾有錯去踏水火格物只是理會當踏水火與不當踏水火臨時斷置教分曉且如看文字聖賢說話粹無可疑者若後世諸儒之言喚做都不是也不得有底底有不好底好底裏面也有不好底不好底裏面也有好處有這一事說得是那一件說得不是有這一句說得是那一句說得不是都要恁地分別如臨事亦要如此理會那箇是那箇不是若道理明時自分曉有一般說漢唐來都是有一般說漢唐來都不是若地也不得且如董仲舒賈誼說話何曾有都不是底何曾有都是底須是要見得他那箇議論不是如此方喚做格物如今將一箇物事來是與不是見得不定便是自家這裏道理不通透若道理明則這樣處自通透○又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口公且說天是何後高蓋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是如此高要之他連那地下亦是天天只管轉來旋去天大了故旋得許多查滓在中間

世間無一箇物事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查滓故厚而深鬼神之幽顯自今觀之他是以鬼為幽以神為顯鬼者陰也神者陽也氣之屈者謂之鬼氣之只管恁地來者謂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這便是那發生之精神神者是生底以至長大故見其顯便是氣之伸者今人謂人之死為鬼是死後收斂無形無迹不可理會便是那氣之屈底道夫問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良能便是那會屈伸底否曰然○問程子言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二說如何曰既是教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孝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去盡得忠以至於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格物不可只理會文義須便實下工夫格將去始得○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要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者皆不是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是如此○問程子格物之說曰須合而觀之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則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又如四旁已窮得中央雖未窮得畢竟是在中間了將來貫通自能見得程子謂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問程子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竊謂致之為言推而至之以至於盡也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遷延逃避別窮一事邪至於所謂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夫專心致志猶慮其未能盡知況敢望以其易而通其難者乎曰這是言隨人

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
 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伊川說若一事窮
 不得須別窮一事與延平李先生說如何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
 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幸急難曉只得且放住且如所說春秋書元
 年春王正月這如何要窮曉得李先生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這
 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
 終身不長進○問或問中千蹊萬徑皆可適國國恐是譬理之一源處
 不知從一事上便可窮得到一源處否曰也未解便如此只要以類而
 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箇做樣子却從這裏推去
 始得且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何不得於親時
 又當如何以此而推之於事君則知得於君時是如何不得於君時又
 當如何推以事長亦是如此自此推去莫不皆然○問萬物各具一理
 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正而一身之中遠而八
 荒之外微而一草一木之眾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這箇
 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然雖各自有這一箇理又却同
 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杯水那盂也是這杯水
 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却也只是這水此所以可推推
 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此貫通者只謂是一理釋氏云一月
 普現一切水一切水一月一普現這是那釋氏也窺見得他這些道理濂
 溪通書只是說這一事○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曰萬物

本立

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為君
 須仁為臣須敬為子須孝為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
 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聖人所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凡世間所有之
 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
 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也○問或問
 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曰這理是天
 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
 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如赤子入井皆有怵惕知得人有這箇便知自
 家亦有這箇更不消比並自知○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耳格物所
 以致知於這一物上窮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於物之理
 窮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於物之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
 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又不說欲致其
 知者在格其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又曰格物
 之理所以致我之知○問或問致知章引程子所謂汎然徒欲以觀萬
 物之理譬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莫只是要切已看否曰只
 要從近去○且窮實理令有切已功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
 切已即是遺書所謂遊騎無所歸矣○問程子謂一草一木皆所當窮
 又謂恐如大軍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何也曰便是此等語說得好平
 正不向一邊去○問知至而后意誠而程子又云格物窮理立誠意以
 格之何也曰此誠字說較淺未說到深處只是確定其志樸實去做工

夫如胡氏立志以定其本便是此意○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實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實次方得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當自去也○問格物敬為主如何曰敬者徹上徹下工夫○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兩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鳥獸草木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令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備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問或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少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也無窮期須是兩下用工也若涵養也著致知伊川多說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前便不必如此○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

子此處說得節目甚多皆是因人之資質了說雖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敬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埋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入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性情因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己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亦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邪此尤不可也○誠敬涵養為格物致知之本○問或問載程子致知格物之說不同曰當時答問各就其人而言之今須是合就許多不同處來看作一意為佳○問由中而外自近而遠曰某之意只是說欲致其知者須先存得此心此心既存却看這箇道理是如何又推之於身又推之於物只管一層展開一層又見得許多道理又曰如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這便是一身之則所當然者曲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人所合當做而不得不然者非是聖人安排這物事約東人如洪範亦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以至於睿作聖夫子亦謂君子有九思此皆人之所不可已者○問降衷之衷與受中之中二字義如何曰左氏云始終而衷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為其在裏面著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立名後人云衷善也却說得未親切○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極○

問或問詩所謂秉彜書所謂降衷一段其名雖異要之皆是一理曰誠是一理豈可無分別且如何謂之降衷曰衷是善也曰若然何不言降善而言降衷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之中是箇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這一副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與程子所謂謂萬物之一原又不同須各曉其名字訓義之所以異方見其所謂同衷只是中今人言折衷折衷者以中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字却似衷字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物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為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為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恭作肅貌之則也四支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又曰凡看道理須是細心看他名義分位之不同通天下故同此一理然聖賢所說有許多般樣須是一一通曉分別得出始得若只籠侗說了盡不見他裏面好處如降衷于下民這緊要字却在降字上故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命便是即降字至物所受則謂之性而不謂之衷所以不同緣各據他來處所受處而言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據天之所與物者而言若有常性是據民之所受者而言克綏厥猷猷即道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向亦是如此古人說得道理如此縝密處處皆合人心粗如何看得出○用之說衷是道理之心這話恁地說不得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言處又有析而言處須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謂性便是心則不可謂心便是性亦不可謂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又曰存其心養其性聖賢說話自有分別何嘗如此籠侗不分曉固有一統說時然名義各自不同心性之別如以碗盛水水須碗乃能盛然謂碗便是水則不可後來橫渠說得極精云心統性情者也如降衷之衷同是此理然此字但可施於天之所降而言而不可施於人之所受而言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還是一意否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問或問云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此處所謂不容已者是向曰春生了便秋殺也住不得陰極了便陽生如人在背後只管來相趨如何住得○問或問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云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理也理如此故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者是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

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其一邊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交徹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為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之上所能載者廣云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固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却不與禪相似方是○因舉五峯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其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却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周遍方始是儒者之學○或問理之不容已者如何曰理之所當為者自不容已孟子最發明此理處如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自是有任不得處○上蔡說窮理只尋箇是處以恕為本窮理自是我不能曉這道理所以要窮如何說得恕字○窮理蓋是合下工夫恕則在窮理之後胡文定載顯道語云恕則窮理之要某理會安頓此語不得○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見雲雷知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某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問物物致察與物物

而格何別曰文定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日盈察地勢以厚德祇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健地如何而順也道夫曰所謂宛轉歸己此等言語似失之巧曰若宛轉之說則是理本非已有乃強委曲牽合使他入來爾許多說只有上蔡所謂窮理只是尋箇是處為得之道夫曰龜山反身而誠之說只是摹空說了曰都無一箇著實處道夫曰却似甚快曰若果如此則聖賢都易做了又問他既如此說其下工夫時亦須有箇窒礙曰也無做處如龜山於天下事極明得如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到這裏却恁說次第他把來做兩截看了○五峯說格物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可知精者這段語本說得極精然却有病者只說得向裏來不曾說得外面所以語意頗傷急迫蓋致知本是廣大須用說得表裏內外周徧兼該方得其曰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語極好而曰而可知乃可精便有局感氣象他便要就這裏便精其知殊不知致知之道不如此急迫須是寬其程限大其度量久久自然通貫他言語只說得裏面一邊極精遺了外面一邊所以其規摹之大不如程子且看程子所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久自然貫通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也○諸公致知格物之說皆失了伊川意此正是入門款於此既差則他可知矣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鄧珍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

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

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間音開厭鄭氏讀為厭○間居

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

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

秦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邪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矣然揜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累而又為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故有曹然不知其善惡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未能無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惡之而未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為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為害也徒有甚焉而何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慮之故為大學之教而必首之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為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為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既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芥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少有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

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間實為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蓋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宜為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以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為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功夫次第相承首尾為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曰然則慊之為義或以為少又以為恨與此不同何也曰慊之為字有作慊者而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而其為使為足為恨為少則以所銜之異而別之耳孟子所謂慊於心樂毅所謂慊於志則以銜其使與足之意而言者也孟子所謂吾何慊漢書所謂慊栗姬則以銜其恨與少之意而言者也則義愈明而音又異尤不患於無別也○問格物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也毋者禁止之辭曰物既格知既至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了若如此却不消說下面許多看下面許多節節有工夫○問劉棟看大學自欺之說如何曰不知義理却道我知義理是自欺先生曰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謂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知道惡不可作却又自家所愛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做不知不識却不喚做自欺○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先生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了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

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飢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是實矣○自欺非是心有所慊蓋外面雖為善事其中却是不然乃自欺也○而今說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正如金已是真金了只是鍛鍊得微不熟微有些渣滓去不盡顏色或白或青或黃便不是十分精金○問自慊先生云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若有六七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便是不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方是○自慊之慊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細思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謂滿足意多大學訓使意多橫渠云自慊不足以合天心中初看亦只一般然橫渠亦是訓足底意思多○字有同一義而二用者慊字訓足也我何慊乎哉彼心中不以彼之富貴而懷不足也行有不慊於心謂義須充足於中不然則餒也如忍之一字自容忍而為善者言之則為忍去忿怒之氣自慈忍而為惡者言之則為忍去了一慊隱之心慊字一從口如胡孫兩喙皆本虛著懷藏何物於內耳如銜字或為銜恨或為銜恩亦同此義○誠意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要譽底意思以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意意隨後生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恨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是一陰生五陽便立不住○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這些子豪髮之間耳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自慊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

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做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外面且要人道好只此便是
 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知至者見得實是
 實非灼然如此而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能謹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
 兢兢終身而後已彼豈知之不至必如此方意誠蓋無放心底聖賢惟聖固念作
 狂一豪少不謹懼則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
 蓋知至而後意誠則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掇而
 謹之使無豪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知至而後意誠已有
 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謹獨○誠意章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
 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慎獨者誠意之助也致知則意已
 誠七八分了只是猶恐隱微幽獨處尚有些子未誠實故其要在謹獨○大學看
 來雖只恁地滔滔地說去然段段致戒如一下水船相似也要舵也要楫○誠意
 只是表裏如一若外面白裏面黑便非誠意○凡惡惡之不實為善之不勇外然
 而中實不然或有所為而為之或始勤而終怠或九分為善內有一分苟且之心
 皆不實而自欺之患也所謂誠其意者表裏內外徹底皆如此無纖毫絲髮苟且
 為人之弊如飢之必欲食渴之必欲飲皆自以求飽足於己而已非為他人而食
 飲也又如一盆水徹底皆清瑩無一毫砂石之雜如此則其好善也必誠好之惡
 惡也必誠惡之而無一毫勉強自欺之雜所以說自慊但自滿足而已豈有待於
 外哉是故君子謹其獨非特顯明之處是如此雖至微至隱人所不知之地亦常
 謹之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顯明處如此隱微處亦如此表裏內外精粗隱顯無
 不謹之方謂之誠其意○謂誠意者須是隱微顯明小大表裏都一致方得○誠

於中形於外那箇形色氣貌之見於外者自別決不能欺人祇自欺而已這
 永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副當雖好然裏面却踏空水不足
 以為善○敬子問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為善而中實未能免於不善
 之雜某意欲改作外為善而中實容其不善之雜如何蓋所謂不善之雜非是不
 知是知得了又容著在這裏是不奈他何了不能不自欺曰公合下認錯了只管
 說箇容字不是如此容字又是第二節緣不奈何所以容在這裏荀子曰心臥則
 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蓋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去底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
 去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底又引中庸論誠處而曰一則誠雜
 則偽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箇心便是自欺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
 它徹底只是這一箇心所以謂之自慊若纔有些子間雜便是兩箇心便是自欺
 如自家欲為善後面又有箇心在這裏拘你莫去為善欲惡惡又似有箇人在這
 裏拘你莫要惡惡此便是自欺如人說十句話九句實一句脫空那九句實底被
 這一句脫空底都壞了如十分金徹底好方謂之真金若有一分銀便和那九分
 底也壞了又曰佛家看此亦甚精被他分析得項數多如云有十二因緣只是一
 心之發便被他推尋得許多察得來極精微又有所謂流注想他最怕這箇所以
 瀉山禪師云某參禪幾年了至今不曾斷得這流注想此即荀子所謂偷則自行
 之心也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傷雜耳某之言却即說得那箇自
 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說得是蓋知其為不善之雜而又蓋庇
 以為之此方是自欺○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
 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

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箇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間居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間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得舒泰○問誠意章曾子曰十目所視止心廣體胖處先生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見蓋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以異哉○意誠便全然在天理上行意未誠以前尚汨在人欲裏○知至意誠是萬善之根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以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

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懷較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

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

其心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為有所喜怒哀懼便為不得其正然則其為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為得其正邪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為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妍蚩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惟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既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惟吾所使而無不合於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到得正心時節已是煞好了

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要緊最是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復說道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要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問念懷恐懼憂患好樂皆不可有否曰四者豈得皆無但要得其正耳如中庸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問念懷章先生云這心之正却如稱一般未有物時稱無不平纔把一字在上面便不平了鏡中先有一人在裏面了別一箇來便照不得這心未有物之時先有箇主張說道我要如何處事纔遇著事便以是心處之便是不正且如今人說是我做官要抑強扶弱及遇著當強底事也抑他這便是不正○問正心章云人心要當不容一物曰這說便是難纔說不容一物却又似一向全無相似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念懷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念懷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念懷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裏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管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大學七章看有所二字有所憂患憂患是心當有若因此一事而在胸中便是有所念懷因人之有罪而撻之才撻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又不平便是有所恐懼好樂亦然○問伊川云念懷恐懼好樂憂患人所不能無者但不以動其心既謂之念懷憂患如何不牽動他心曰事有當怒當憂者但過了則休不可常留在心顏子未常不怒但不遷耳○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心不

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纔係於物心便為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而自家先有這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了又却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竟有偏見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為物所係縛既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及別事○問前應之便差了這如何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箇物事○或問念懷恐懼好樂憂患四者人之所不能無何以謂心不得其正曰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纔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念懷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纔念懷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纔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是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纔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然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看此一段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譬如衡之為器本所以平物也今若先有一物在上則又如何稱或問公私之別曰今小壁之譬如一事若係公眾便心下不致管若係私已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問七章謂喜怒哀懼人心所不能無如念懷乃戾氣豈可有曰忿又重於怒然此處須看文勢大意但此心先有念懷時這下面便不得其正如鏡有人形在裏面第二人來便照不得如稱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了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便成兩分怒了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但先有好樂也如此先有憂患也如此若把念懷做可疑則下面憂患好樂等皆可疑○或問大學

或問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是如何曰若其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念懷恐懼好樂憂患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

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故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

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

可以齊其家

或問八章之辟舊讀為僻言而今讀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

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况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曰凡是五者皆身與物接所不能無而亦既有當然之則矣今日一有所向便為偏倚而身不修則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都無親疎之等尊賤之別然後得免於偏也且心既正矣則宜其身之無不修今乃猶有若是之偏何哉曰不然也此章之義實承上章其立文命意大抵相似蓋以為身與事接而後或有所偏非以為一與事接而必有所偏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而自修也○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若夫敖惰則凶德也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哉曰敖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敷爾若因人之可敖而敖之則是常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今有人焉其親且舊未至於可親而愛也其位與德未至於可畏而敬也其窮未至於可哀而其惡未至於可賤也其言無足去取而其行無足是非也則視之泛然如塗之人而已爾又其下者則夫子之取惡而歌孟子之隱几而臥蓋亦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故有教之意亦安得而遽謂之凶德哉又況此章之指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其言雖曰有所教惰而其意則正欲人之於此更加詳審雖曰所當教惰而猶不敢肆其敖惰之心也亦何病哉○或問正心

章說念懷恐懼好樂憂患與夫修身章說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如何曰是心
 卓然立乎此數者之外則平而不偏辟自外來者必不能以動其中自內出者
 必不至於溺於彼或問畏敬如何曰如家人有嚴君焉吾之所當畏敬者也然當
 不義則爭之若過於畏敬而從其令則陷於偏矣若夫賤惡者固當賤惡然或有
 長處亦當知之下文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此是指點人偏
 處最切當○問正心章既說念懷四者而修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是如何
 曰念懷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
 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飢而食食纔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
 過些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
 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
 至於此○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可以不
 爭如為人父雖是止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
 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
 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他然說
 大人則藐之又不可甚畏敬也孟子此語雖補應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
 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或問之其所親愛哀矜畏敬而辟焉莫是君子用心
 過於厚否先生曰此可將來觀過知仁處說不可將來此說蓋不必論近厚近薄
 大抵一切事只是才過便不得觀過知仁乃是因此見其用心之厚故可知其仁
 然過則終亦未是也大凡讀書須要先識認他本文是說箇甚麼須全做不曾識
 他相似虛心認他字字分明復更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問齊家設辟作

僻曰人情自有偏處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父母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
 正救所敬畏莫如君父至於所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敬畏而不敢言○問教情
 惡德也豈君子宜有曰讀書不可泥且當看其大意○問人之其所親愛賤惡畏
 敬哀矜教情而辟焉章句曰人於五者本有當然之則竊謂則之為言法也性
 之所固有事之所當然而不可易者也然教之與情則氣習之所為實為惡德非
 性之所有若比之四者而言則是性有善惡至若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
 矜不失為仁德之厚又何以為身不修而不可以齊其家者乎先生曰教情謂如
 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
 哀鳴懇告却便恕之道夫曰這只是言流為姑息之意曰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
 正處○問之其所教情而辟焉君子亦有教情於人者乎曰人自有苟賤可厭弃
 者○問大學釋修身齊家章不言修身何也答曰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
 是以好為惡以曲為直可謂之修身乎○問正心修身章後注云此亦當通上章
 推之蓋意或不識則無能實用其力以正其心者竊謂意既楚誠則復何所待於
 用力先生曰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知一無節之竹使人
 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夫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故於忿懷恐懼等事誠
 不可不隨事而排遣也蓋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
 節制也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
 而來修身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
 也○大學如正心意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
 他何也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却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修了便都只聽其自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

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

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八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

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

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

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故治國

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

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

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蓁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眾也○問有諸已而后求諸人先生云只從頭

讀來便見得分曉這箇只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或問右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先生曰此是退一步說猶言温故知新而可以為人師以明未能如此則不可如此非謂温故知新便要為人師也然此意正為治國者言必先治國禁人為惡而欲人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然須是在已有善無惡方可求人非人也或問范忠宣以恕己之心恕人此語固有病但上文先言以責人之心責己則連下句亦未害先生曰上句自好下句自不好蓋纔說恕已便已不是若橫渠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語便不同蓋恕已與愛己字不同大凡知道君子發言自別近觀聖賢言語與後世人言語自不同此學者所以貴於知道也○問所藏乎身不恕處恕字還只就接物上說如何曰是就接物上見得忠只是實心直是真實不偽到應接事物也只是推這箇心去直是忠方能恕若不忠便無本領了更把甚麼去及物程先生說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箇忠恕豈有二樣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治國章乃責人之恕乎天下章乃愛人之恕○因講禮讓為國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自家禮讓有以感之故民亦如此興起自家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東坡策別敦教化中一段說得也好雖說得龐道理却是如此看道理不要玄妙只就龐處說得出便是如今官司不會制民之產民自去買田又取他牙稅錢古者羣飲者殺今置官誘民飲酒惟恐其不來如何得民與於善○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

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恁恁又不格致至於瞽瞍底像便見他有以處那變處○或問先史部說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曰這便是說尋常人若自家有諸已又何必求責於人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然又須自家有諸已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范忠宣公恕己之心恕人這一句自好只是聖賢說恕不曾如是倒說了不若橫渠說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則是見他人不善我亦當無是不善我有是善亦安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恕也於已不當下恕字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信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矩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

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

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本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

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

以為寶仁親以為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

本而內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

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

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逆讀為屏古字

見賢而不能舉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灾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

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

是故君子有大德而必用之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財之道曰節取節取之道曰用之

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

發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倖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

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財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好上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

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

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恃出之患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

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許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

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

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

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問平天下在治其國章曰此二節凡上行下效理之必然又以見人心之所同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所以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使皆得以自盡其興起之善心若不絜矩則雖躬行於上使彼有足興起

之善心而不可得遂亦徒然也又曰因何恁地上行下效蓋人心之同然所以絜矩之道我要恁地也使彼有是心者亦得恁地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甚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便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絜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上面說人心之所同者既如此是以君子見人之心與己之心同故必以己心度人之心使皆得其平下面方說所以絜矩○問絜矩曰上之人老老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以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方得如詩裏說大夫行役無期度不得以養其父母到得使下也須教他外無怨始得○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問前後左右何指先生曰譬如交代官相似前官之待我者既不善吾毋以前官之所以待我者待後政也左右如東鄰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而以交於右也俗語所謂將心比心如此則各得其平矣○問章句中所謂絜矩之道是使之各得盡其心而無不平也如何曰此是推本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須是留那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所謂絜矩者如以諸侯言之上有

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行其孝悌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使大夫不得行其孝悌且如自家有一丈地左家有一丈地右家有一丈地左家侵著我五尺地是不矩我必去說他取我五尺我若侵著右家五尺地亦是不矩合當還右家只是上也方下也方左也方右也方前也方後也方不相侵越亞夫曰務使上下四方一齊方不侵過他人地步曰然○問論平天下而言財利者何也答曰天下之所以不平者皆因此也○問絜矩之道是廣其仁之用否先生曰此乃求仁工夫此處正要著力若仁者則是舉而措之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者矣○問盡得絜矩是仁之道恕之道曰未可說到那裏且理會絜矩是如何曰此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意否曰此是兩人須把三人看便見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君子先慎乎德一條德便是明德之德自家若意誠心正身修家齊了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斷斷者是絜矩媚疾者是不能唯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底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者是大不能絜矩○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下己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問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如何上仁而下便義口這只是一箇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真獨曰也正如孝慈則忠曰然○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也○問絜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為言

何也答曰如桑弘羊聚許多財以奉武帝之好若是絜矩底人必思許多財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奸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一鄉之間却專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絜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其善人而用之今則不舉他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絜矩此特言其如此且用之類當絜矩事事亦當絜矩○問自致知至於平天下其道至備其節目且惡示反覆於終篇者乃在於財利之說得非義利之辨其事尤難而至善之止於此尤不可不謹歟曰此章大槩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道夫云古注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亦自得蓋荀子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又曰某十二三歲時見范文正所言如此他甚自喜以為先儒所未嘗到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

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

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

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

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大學集編

後學 成德 校訂

中庸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名而所以為無過之本體實在於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名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為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夫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謂平常將不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之當然而無

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而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既曰當然則君臣父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理焉則比之中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問名篇之義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兼此二義包括方盡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又說君子之時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庸之中是兼以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問程子以不易為庸先生以常為庸二說不同曰言常則不易在其中矣惟其常也所以不易如飲食之有五穀衣服之有布帛若是奇羞異味錦綺組纁不久便須厭了庸固是定理若直解為定又却不見得平常意思今以平常言定理在其中矣○問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黏著曰此其所以黏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差異便不是精密便不是中庸○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飲冷就涼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極寒時須

鈔湯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夏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又曰中庸之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孟詩書無舛雜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又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互相發明○呂氏曰中庸之書聖門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始卒

不越乎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於篇故此書所論皆聖人之緒言入德之大要也又曰中庸之書學者所以進德之要本末具備矣○龜山楊氏曰中庸為書微極乎性命之際幽盡乎鬼神之情廣大精微無不畢舉而獨以中庸名書何也曰予聞之師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推是言也則其所以名篇者義可知也世之學者智不足以知此而妄意聖人之微言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始二致矣謂高明者所以處已而同乎天中庸者所以應物而同乎人則聖人所以處已者常過乎中而與不及者無以異矣為是說者奚足以議聖學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

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

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獾之報本雖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有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豈有待於人為而亦豈人之所得為哉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逆

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為之品節防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其親疏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為教立矣有以別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為教行矣為之制度文為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為教得矣為之開導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為教明矣夫如是是以人無智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強為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姑以釋大三者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以知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修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辭章管商之權謀功利佛老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眾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為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脩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復立矣○曰率性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以得名非指脩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雖受天地之性

生而精於形體又為私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節必有以不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則所謂道者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復之非復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我心所謂率性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之病也○天命之謂性是專言理雖氣亦包在然說理意較多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謂道不去如太極雖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率性之謂道蓋曰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川力字川謂合而言之道也是此義○問率字曰只是循字循此理便是道○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性之謂道曰率非人率之也伊川解字亦只訓循到呂與叔說循性而行則謂之道伊川以為非是至其言則曰循牛之性則不為馬之性馬之性不為牛之性乃知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耳○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無這理性是箇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如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性與道相對則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在裏面做出底道理○孟子說性善全是說理若中庸天命之謂性是兼帶人物而言○問率性之謂道通人物而言則修道之謂教亦通人物如服牛乘馬不殺胎不斃天斧斤以時入山林此是聖人教化不特在人倫上品節防範而及於物否曰也是如此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人上較多物上較少○輯略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又曰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

道是也○生之謂性云云此謂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又曰生之謂性與天地之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性柔緩性剛急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又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為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又曰率性之謂道率性循也若言道不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下手何處著心○又曰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呂氏曰中庸者天道也天德也降而在人人稟而受之是之謂性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人生之所以必善故曰天命之謂性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性於最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知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所發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可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喪則何患不中節乎故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

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斬至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卑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故曰率性之謂道○游氏曰天之所以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其道以生也因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此率性之謂道也若出於人為則非道矣夫知天命之謂性則孟子性善之說可見矣或曰性惡或曰善惡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率性之謂道離性非道也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已揚雄謂學以修性非知性也故孔子曰盡性子曰思曰率性曰尊德性孟子曰知性養性未嘗言修也然則道其可修乎曰道者日用而不知也先王為之防範使過不及者取中焉所以教也謂之修者蓋亦品節之而已○又曰性命道三者一體而異名初無二致也故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特所從言之異耳○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用天地懸隔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

本然而不使離
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
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豪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道則常不外乎吾之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離者則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私智之所為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不其違禽獸也何遠

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微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為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豪髮之間無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況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為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為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反躬為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為言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曰諸家之說皆以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為慎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為兩事無乃破碎支離之甚邪曰既言道不可離則是無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則是切要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既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為一事則其為言又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加與字是固已分為兩事而當時聽者有未察耳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所不睹不

中庸集編

六

通志堂

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譏而其繁複偏滯而無所當亦甚矣○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矣然其言似亦有未盡蓋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則是中庸之言也若便指物以為道而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則是不唯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為道則其為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皆是不可已者伊川所言是為闢釋氏而發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著這一箇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問楊氏所謂無適非道之云曰衣食動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將物便喚做道則不可且如這箇椅子有四隻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隻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就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則不可天地中間是天下是地中間有許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獸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又曰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慎何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原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聽之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處○所不聞不見非是合眼掩耳便

下之器也然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有箇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謂格物便是要就這形而下之器窮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將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飢而食渴而飲日出而作入而息其所以飲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謂飲食作息者是道則不可與龐居士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之頌一般亦是此病如徐行後長與疾行先長都一般是行只是徐行後長方是道若疾行先長便不是道豈可說只認行底便是道神通妙用運水搬柴須是運得水是用是性便是如此他都不理會是非只認得那衣食作息視聽舉履便是道說我這箇會說話底會作用底叫著便應底便是神通更不問道理如何儒家則須是就這上尋討箇道理方是道○又曰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適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懼戒慎何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如人說話不成便以說話者為道須是有箇仁義禮智始得若便以舉止動作為道何用更說不可離得又曰大學所以說格物却不說窮理蓋說窮理則似懸空無捉摸處只說格物則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尋那形而上之道便見得這箇原不相離所以只說格物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所謂道者是如此何嘗說物便是則龜山便只指那物做則只是就這物上分精粗為物則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視乃則也耳是物也耳之聽乃則也殊不知目視耳聽依舊是物其視之聽之方是則也龜山又云伊尹之耕於莘野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樂在是如此則世間伊尹甚多矣龜山說話大槩有此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即是道不可須臾離處○所不聞不見非是合眼掩耳便

是喜怒哀樂未發時只是凡事若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謹恐懼常要提起此心使在這裏便是防於未然不見是圖底意思○問戒謹恐懼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如此又恐都忘了中庸之言必有深旨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便戒謹恐懼○戒謹恐懼不須說得太重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那箇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了今人只見他說得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握去○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他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戒謹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從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謹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或問即是持敬否曰亦是程子曰敬不是中只敬而無失則所以中敬而無失便是常敬這中底便常在○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為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人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強之念耳○問伊川鬼神憑依語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如何曰隱微之事在人心不可得而知却被他說出來豈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鬼神只是氣心中實有是事則感於氣者自然發見昭著如此○黃灝云戒懼是統體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要切處加工夫猶一經一緯而成帛先生以為然○問能存天理了則下面謹獨似多了一截先生曰雖是存

得天理臨發時也須點檢這便是他密處若只說存天理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段中不用致和也又問致中是未動之前然謂之戒懼却是動了先生曰公莫看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亦不是著力把持只是操一操便在這裏如人之氣呼便出吸便入○戒謹恐懼是事之未形處謹獨是幾之將然處○道不可須臾離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言道之至精至極者○方不聞不睹之時不惟人所不知自家亦未有所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便不是○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如此○此乃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論已發之工夫○段正昂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謹其獨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尤當致謹如一片止水中間忽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輯略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或問游宣德記先生語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間則無聲無臭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至大自修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股數其所以至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學者纔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

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他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
 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
 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為夫
 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
 者其去於道也遠矣○又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者為隱微然
 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心而人
 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
 ○又曰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昌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
 不誠道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皆外物也誠以為己故不欺其心
 人心至靈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所不與也故慎獨者知為
 已而已○又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
 乎天地之中所以立人之道不可須臾離也絕類離倫無意乎君臣父子者過而
 離乎此者也賊恩害義不知有君臣父子者不及而離乎此者也雖過不及有差
 而皆不可以行於世故曰可離非道也○楊氏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
 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
 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邪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
 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樂
 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口此農夫田
 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樂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在乎是若伊尹所謂知之者也

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

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

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

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成懼而約之以

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

入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德之效

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

中云云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

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

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

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

所以著情之正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

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了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
 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為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
 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
 差繆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為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
 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
 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
 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歡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
 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
 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此章雖為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
 後已焉其言深矣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一察其一
 體一用之實則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
 物也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出所
 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失行山崩
 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而已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殍殍則不必人消物盡而
 已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識哉今以事言固以為
 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為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
 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
 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邪
 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
 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

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為乖
 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為實事可也而分中和
 以屬焉將不反為破碎之患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
 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
 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曰子思之言中
 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
 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邪曰子思之所謂中而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
 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
 焉可也或問程子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眾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
 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
 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
 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
 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
 答蘇季明後章記錄多失本真如耳無間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
 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為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
 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
 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動見天地之心為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
 有能知覺者而未有知覺也故以為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才思即是已發為
 比則未可以為坤卦純陰而不為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為比則未可
 也其答動字靜字之問以至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則皆精當但其曰當祭祀

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能西南者不復能北然各因其事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性之德和情之德○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致字是只管挨排去之義如射箭才上紅心便道是中亦未是須是射著紅心之中方是如致知之知亦同此義致字工夫極精密也○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此為在上聖人而設○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先生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得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得一家若致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輯略呂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呂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呂曰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由中而出莫非道所以云中者道之所由出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長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自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自過

不仁

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呂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呂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度之審者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也夫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乃命名未當耳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為中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呂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豪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純一無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先生曰所云非謂無豪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呂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

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耳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偽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則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求諸言却是認已發者為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又曰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才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博士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但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又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

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當中也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焉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云云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某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鞋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或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又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而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非○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一作本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麼只可謂之中如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樂在其中矣○又曰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氣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但其節則謂之和○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又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而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又曰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特傳之耳○又曰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事帝○游氏曰極中和之理則天地之覆載四時之化育在我而已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然則三公所以變理陰陽者豈有資於外哉亦盡吾喜怒哀樂之性而已○楊氏曰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中庸一篇之體要也○又曰怒者喜之反哀者樂之反既發則倚於一偏而非中也故未發謂之中中者不偏之謂也由中而出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一不中節則與物戾非和也故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無物不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下之故故謂之達道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茹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

節不當論其有無也○中一也未發之中時在其中矣特未發耳○初寬問曰如顏子之不遷怒此是中節亦只是中何故才發便謂之和尹子曰雖顏子之怒亦是倚於怒矣喜怒哀樂亦然故只可謂之和○又曰致中和致者致之也如致將去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

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

又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或問曰君子所以也唯君子為能知其在我而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則不知有此而無所忌憚故其心每反乎此而不中不常也○曰小人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攷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章之語脈則上文方言君子中庸而小人反之其下且當平解兩句之義以盡其意不應偏解上句而不解下句又遽別生他說也故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諸說皆從鄭本雖非本文之意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姦矣今存呂氏以備觀攷他不能盡錄也○輯略程子曰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

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又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謂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權之為言稱錘之義也何物為權義也○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夏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矣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箇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又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呂氏曰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當其可也○曾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

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嘗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游氏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為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為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氏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為權也○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為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為篡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為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為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忍而為仁是也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

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守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或問智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

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褻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汙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唯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輯略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呂氏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滅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形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子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楊氏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

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於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

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輯略呂氏曰舜之知所以為大者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已好問好察適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惡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適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眾議也適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出與人同之道也。楊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察適言取諸人以為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為善也取諸人以為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為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為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之所以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

知也。○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眾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曾也奉持而著之心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暮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不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輯略程子曰顏子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

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擇不能守不能斷呂氏曰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于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難行之事

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豪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言深矣○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閒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只可謂之三事○輯略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之所能也遜于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右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

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

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

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夫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或問此章記子路之問強何也曰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特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不流為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不倚為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假什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為強也○又問中立而不倚先生曰只中立便是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國有道則有達之

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輯略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理義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案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

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君子依

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君子依

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

能半塗而廢是以邈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或問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注以素為僚固有未安唯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為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邈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

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輯略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及者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

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

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

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

儘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履戴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為鷗類屢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

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

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為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鷗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

雖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為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隱常默其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有一豪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辭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

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子各止其所而不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一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先生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若據先儒解當切何不道行道之人何不道衆人之愚何為說夫婦是必有意○至盡也論道而至於盡處若有小小閑慢亦不必知不必能亦可○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伊川之說是○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耳○問語小天下莫能破是極其小者而言之今以一駭之微尚有可破而為二者所謂莫能破則足見其小注中謂其小無內亦是說其至小無去處了先生曰然○問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二句是古語是自做先生曰

楚辭云其小無內其大無垠○鳶飛可見魚躍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中庸言許多費而不言隱者隱在費之中○鳶飛魚躍之說盡是分明見得道體隨事發見處察者著也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為此中庸只是借此兩句形容道體○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麼物使得他如此便是隱○問鳶飛魚躍如何與他勿忘勿助長之意同曰孟子言勿忘勿助長本言得粗程子却說得細只是用其語句耳如程子之說却不曾下勿字蓋謂都沒耳其曰正當處者謂天理流行處故謝氏亦以此論曾點事其所謂勿正勿助長者亦非立此在四邊故防檢不得犯著蓋謂俱無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問中庸語鳶飛魚躍處伊川云會得活潑潑地不會得只是弄精神惟上蔡看破先生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先生曰鳶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氏亦言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須辨其定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鳶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姑舉此一二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活潑潑地所謂活者只是不滯於一隅○又問上下察是此理流行上下昭著下面察乎天地是察見天地之理或是與上句察字同意先生曰與上句察字同意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問中庸言造端乎夫婦何也先生曰夫婦者人倫中之至親且密者夫人所為蓋有不可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子者○或問中庸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佛老之謂道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闕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無不在無適而非

道政使於禮儀有錯差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問君子之道費而隱云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都分畫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多說不夫且如鳶飛于天魚躍于淵亦何嘗隱來○輯略程子曰費日用處○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子亦豈能知哉○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如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楊氏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顯存焉故隱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詩云伐柯伐柯

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

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

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以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

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及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

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

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道不

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

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為以人治人

為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

婦之所能知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須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

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

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為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

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蓋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耳○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四字為絕句則於文意皆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放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手殺纒七里耳孟子所謂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木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惟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

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藉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張子所謂夢除一管陰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川之則是果有無怒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呂氏改本太略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柯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為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眾人之道止在眾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遠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己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己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眾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於替瞽底豫者蓋為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躬不逮為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相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怒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怒耳其曰不怒非若人之蔽於私

欲而實有忤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忤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為天地者反效其所為以自巳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己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言哉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成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為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至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己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矣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未改以前却是失人道既改則便是復得人道了更何用治他○能改即是善矣更何待別求善邪天下只是一箇善惡不善即惡不惡即善如何說既能改其惡更用別討箇善只改底便是善○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若有一豪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闕便非子之道矣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豪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論著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也○

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謂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著力下工夫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問忠恕即道也而曰違道不遠何邪曰道是自然底人能忠恕則去道不遠○輯略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以己及物忠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耳○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也○又曰盡己為忠如心為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又曰有餘便是過慥慥篤實貌○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其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盡如博施濟眾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能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如此○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於天者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之分內外之別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歟柯斧之柄也執斧之柯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在柯猶在外視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已治人之道於已取之不必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者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而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問忠恕謝氏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說得自分明知心而已○游氏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楊氏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今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或曰曾子

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矣曰然○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已以及人則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蓋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也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曰恕已以及人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

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

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樓皮。

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或問十四章之說曰此章文義無可疑者而張子所謂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者尤為切至。呂氏說雖不免時有小失然其大體則皆平正愨實而有餘味也。游氏說亦條暢而存亡得喪窮通好醜之說尤善。侯氏所辨常總默識自得之說甚當。近世佛者妄以吾言傳著其說而指意乖刺如此類者多矣甚可笑也。○賴略張子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呂氏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懦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當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嫌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從則非其上。是所謂尤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己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己而不求於人如射而已射之不中由我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己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游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如草若將終身

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衿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乘車狄患難亦若此而已。○行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道之行道不以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陵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貧賤之非約也比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蓋君子為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嘗不得也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信而已射有似乎君子者射者發而不中則必反而求其不中之故意者志未正邪體未直邪持弓矢而未審固邪然而不中者寡矣君子之正身亦若此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而何怨天尤人之有哉失諸正鵠者行有不得之況也。○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不出位之思素其位也。○侯氏曰總老嘗問一士人口論語云默而識之識是識箇甚子思言君子無入不自得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為對此是不識吾儒之道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在吾儒為不成說話既曰默識與無入不自得更理會甚識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不須問默而識之是默識也聖賢於道猶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名其所識所得之事乎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詩曰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輯略呂氏曰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故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

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

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莫大

乎順其親者也自邇自卑者謂本乎妻子兄弟者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

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思謂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

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

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詩曰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落反射音亦詩作斲○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

不敬也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

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嘘吸

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

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

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

所謂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殂落者亦以

其外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

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

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何如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為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忘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既反之氣復為方伸之氣者其類可攷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游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近是而以其他語攷之不知其於是理之說果如何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案經文本贊鬼神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列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口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侯師聖解中庸鬼神之為德謂鬼神為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為形而上者且中庸之為德不成說中庸為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為形而上者○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時便有此鬼神說倒了乃是有這鬼神了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了又不能違夫鬼神也體物而不可遺用拽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問或問中謂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瞽迷惑無所底止所謂其說者莫是指揚先生非體物不遺者其孰能察之之說否曰然不知前輩讀書如何也恁箇莽據體

物而不遺一句乃是論鬼神之德為萬物之體幹耳今乃以為體察之體其可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皆實理也○問中庸十六章初說鬼神體物而不可遺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則人必將風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鬼神之德其至矣乎此止說嘯吸聰明之鬼神末後却歸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是如何曰惟是齊戒祭祀之時鬼神之理著若是他人亦是卒未曉得他須道風雷山澤之鬼神是一般鬼神廟中泥塑底又是一般鬼神只道有兩樣鬼神所以如此說起又歸向親切明著處去庶幾人知得不是二事也問鬼神之德如何是良能功用處曰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只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今又須從良能功用上求見鬼神之德始得○問中庸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引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焜焜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曰昭明焜焜悽愴這是人之死氣也此氣會消了曰是問伸底只是這既死之氣復來伸否曰這裏便難恁地說這伸底又是別新生了問如何會別生曰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人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其上是甚物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說得是○問章句云猶言性情功效云爾性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問魂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為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

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及求諸陰正謂此况祭亦有報魄之說○問五廟七廟遷之制恐是世代浸遠精爽消亡故廟有遷毀曰雖是如此然祭者求諸陰求諸陽此氣依舊在若不如是則是知死而致死之也蓋其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又曰天神地祇山川之神有此物在其氣自在此故不難曉惟人已死其事杳茫所以難說○問鬼神造化之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箇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曰世俗所謂物怪神竅之說則如何斷曰世俗大抵十分有八分是胡說二分亦有此理多有是非命死者是他氣未盡故憑依如此然終久亦必消了又有是乍死後氣未消盡是他當初稟得氣盛故如此終久亦消了蓋精與氣合便生人物游魂為變便無了如人說神仙古來神仙皆不見只是說後來神仙曰謝氏謂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如何曰此句已是說得好祖孫只是一氣極其誠敬自然相感如這大樹有種子下地生出又成樹便是那大樹也○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又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上字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伊川○又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曰鬼神是往而不反之義○又曰言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明道○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渝如此夫從上徹下不過如此○問世言

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鬼神之迹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又曰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又曰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神來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又曰天體物不遺循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呂氏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魄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耳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因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又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人乘見以知之則感之著者也○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神也摧什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知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謂神明之也○或問死生之說謝曰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

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
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沈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
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
碁又自外來道士封一把碁子令將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又如紫姑神不
識字底把著寫不得不信底把著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生祭享鬼神則
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
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用
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氏不是鶻突自家要
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日皆是為他是天地妙用祖
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楊氏曰鬼神體物而不可遺蓋其妙萬物而無不在故也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
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

此一章兼費隱
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子孫謂
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
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

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
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
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
者受

天命為天子也○或問十七章之說曰程子張子呂氏之說備矣楊氏所辨孔子
不受命之意則亦程子所謂非常理者盡之而侯氏所推以謂舜得其常而孔子
不得其常者尤明白也至於顏跖壽夭之不齊則亦不得其常而已楊氏乃忘其
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為顏子雖天而不亡者存則反為衍說而
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
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
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
然又以為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免有自相矛盾處蓋德為聖人者固孔子所
以為裁者也至於祿也位也壽也則天之所當以培乎孔子者而以適丁氣數之衰
是以雖欲培之而有所不能及耳是亦所謂不得其常者何假復為異說以汨之
哉○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得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裁培傾覆何也
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
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箇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唯我有是受福
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輯略程子曰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

也命者是天之付與如命今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淺狹之見求之便為差誤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唯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此道也伊川○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呂氏曰中庸之行孝悌而巳如舜之德位皆極流澤之遠始可謂盡孝故祿位名壽之必得非大德其孰能致之○一本云天之於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末必盛茂植之不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先撥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裁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而又有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是亦裁者培之之義歟○又曰命雖不易惟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命君子所以有性焉不謂命也○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以天下養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孝之大也祿位名壽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非常也得其常者舜也不得其常者孔子也舜自匹夫而有天下裁者培之也桀自天子而為匹夫傾者覆之也天非為舜桀存亡之也理固然也故曰大德必受命必言其可必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

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

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

結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

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

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

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紉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

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土者之祿喪服自暮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

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

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

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

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

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專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

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踐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鬣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及而亡焉

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

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

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

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

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蘆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

言人存而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

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

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

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

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

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

且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

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

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

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

幾及輕困知勉行為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志反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知斯

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

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

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

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

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

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

臣次之由朝廷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

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盥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

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

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
 朝○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
 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
 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質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
 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
 厚而納
 貢薄
 九者皆為虛文矣
 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

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

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中庸集編

三十一

通志堂

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
 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
 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
 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
 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
 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或問蒲蘆之說何以廢舊說
 而從沈氏也曰蒲蘆之為果贏他無所效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唯沈氏之說
 乃與地道敬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
 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致而
 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
 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
 而未待困也利而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
 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逆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
 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
 矯強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
 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所知所至
 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張子曰揚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
 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

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也
 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知
 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
 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
 行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
 通三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二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歟○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
 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
 動靜不違所以為修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
 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諛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
 固然矣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
 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
 也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趨事功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
 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斂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
 月試以程其能既稟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容惰者勉而能者
 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其所不
 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減者封之治
 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遺
 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其事不

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脩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必能為女奴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惑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

者矣嗚呼危哉○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據而不墮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疲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為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可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為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曰誠之為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為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為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

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
 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
 為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為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
 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為而一元之氣春秋夏晝夜昏明百千萬年
 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
 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為實而不紊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
 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支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
 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伎害雜之則所以為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
 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
 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
 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私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
 豪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
 之或遺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實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
 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禮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
 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
 而不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又加
 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
 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
 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
 中者日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

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
 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
 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其所疑而有所問問之審然
 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
 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之
 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
 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致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雜者
 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掩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
 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
 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
 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
 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
 而鬼神之不可掩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
 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
 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
 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其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
 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
 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
 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

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聖賢言仁字處便有箇溫厚慈祥之意帶箇愛底道理下文便言親親為大○問脩道以仁繼之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如陽便有陰親親尊賢皆仁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差等這便是義與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問仁亦是道如何却說脩道以仁答曰道是汎說仁是切要底○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皆知也只是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橫渠曰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誠是天理之實然更無纖毫作為聖人之生其稟受渾然氣質清明純粹全是此理更不待脩為而自然與天為一若其餘則須是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如此不己直待得仁義禮知與夫忠孝之道日用本分事無非實理然後為誠有一毫見得與天理不相合便於誠有一毫未至○誠者天之道天無不實實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更無不實處在常人說仁時恐猶有不仁處說義時恐猶有不義處便須著思有以實之始得○問博學之至明辨之是致知之事篤行則力行之事否曰然○問袁公問政章舊只零碎解某自讀時只覺首段尾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

子英

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一段看始覺貫穿後因看家語乃是本來只一段也中庸三十三章其次序甚密古人著述便是不可及此只將別人語言闕湊成篇本末次第終始總合如此縝密○輯略程子曰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禮義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鄉子何害於孔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又不可盡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又曰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張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又曰知仁男天下之達道雖本末有差及其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強行此五者○又曰性一也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於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有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耳凡學者所以解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無勉無思其中其得自然而已聖人誠一於天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由仁義行何思勉之有故從容中道而不迫誠之者以人求天者也思誠而復之故明有未究於善必擇誠有未至所執必固學問思辨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求之至之非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足以化氣質○一本云誠者理之實致一而不可易者也大而天下遠而萬古求之人情參之物理皆所同然有一無二雖前聖後聖若合符節理本如是非人私智之所能為此之謂誠誠即天道也天道自然何勉何思莫非性命之理而已故誠者天之道性之者也

中庸集編

四十一

通志堂

誠之者人之道反之者也聖人之於天道性之者也賢者之於天道反之者也性之者成性而與天無間也天即聖人聖人即天縱心所欲由仁義行也出於自然從容不迫不待乎思勉而後中也反之者求復乎性而未至雖誠而猶雜之偽雖行而未無息則善不可不思而擇德不可不勉而執不如是猶不足以至乎誠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之也行所以至之也○謝氏曰誠是實理不是專一尋常人謂至誠止是專一實理則如惡惡莫如好好色不是安排來○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楊氏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入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常言之亦猶是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貫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白子之言美矣至矣寡矣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

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或

問誠明之說曰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輯略程子曰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明誠反之者也性之者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一木云謂之性者生之所固有以得之謂之教者由學以復之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

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

通志堂

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即天地之體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豈有二物哉故凡天下之事雖若人之所為而其所以為之者莫非天地之所為也又況聖人純於義理而無人之私則其所以代天而理物者乃以天地之心而贊天地之化尤不見其有彼此之間也若以其分言之則天之所為固非人之所為而人之所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但分殊之狀人莫不知而理一之致多或未察故程子之言發明理一之意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止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近遠深淺先後又不容於無別當如張子之言也○呂游揚說皆善而呂尤確實○或曰中庸之盡性即孟子所謂盡心否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或曰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曰然盡心就所知上說盡性就事物上說○問至誠盡人物之性是曉得盡否曰非特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若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萬物之政皆是也故下文云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若只曉得盡如何得與天地參○

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善底只在却稟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是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乘得然物只到得這裏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陷而殺之驢而遠之○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在兄弟則愛之類已無一之不盡盡人之性如黎民時雍各得其所盡物之性如鳥獸草木成若如此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聖人贊天地之化育有不恰好處被聖人做得都好丹朱不肖堯則以天下與人洪水汎濫舜得禹而民得安居桀紂暴虐湯武起而誅之○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燻物而薪爨必用人財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輯略程子曰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又曰至誠言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又曰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

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系於
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蔽有淺深故別而為昏明稟有多寡故分
而為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己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
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
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寒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
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
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
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命羲
和欽若昊天至於民之析因夷曠鳥獸之孳尾希革毛毳毼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
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才此之謂與天地參○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
焉故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性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然皆得者各安其
常則盡人之性也同然皆生者各得其理則盡物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
充塞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
矣○問天下將亂何故賢者便生得不豐厚侯曰氣之所鍾便如此曰有變化之道
乎曰在君相斡旋之力耳若舉賢任能使政事治而百姓和則天地之氣和而復
淳厚矣此天下所以有資於聖賢有賴於君相也子思曰贊天地之化育正謂是也
若曰治亂自有數而任之則何賴於聖賢哉子思
所以言贊化育也書亦曰於天永命如此而已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

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
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本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
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
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
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惟聖人為能舉其全
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
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
孟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問致曲是就偏曲處致力否曰如程子說或孝
或弟或仁或義所偏發處推致之各造其極也曰如此恐將來只就所偏處成就
曰不然或仁或義或孝或弟更互而發便就此做致曲工夫○又問其次致曲與
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
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問其次致曲注所謂善端發見之偏如何曰

人所稟各有偏善或稟得剛強或稟得和柔各有一偏之善若就他身上更求其
 他好處又不能如此所以就其善端之偏而推極其全惻隱羞惡是非辭遜四端
 隨人所稟發出來各有偏重處是一偏之善○問前夜與直卿論致曲一段或問
 中舉孟子四端擴而充之直卿以為未安既疑四端安得謂之曲曰四端先後互
 發豈不是曲孟子云知皆擴而充之則自可見若曰只有此一偏則是夷惠之偏
 如何得該偏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問聖人用時雖發
 一端然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異須待廣而後充
 曰然又問顏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顏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若
 一貫之時則渾合矣曰所以必致曲者只是為氣稟隔必待因事逐旋發見曰然
 又問程子說致曲先於偏勝處發似未安如此則專主一偏矣曰此說甚可疑須
 於事上論不當於人上論○問中庸致曲先生曰只為氣質不同故發見有偏如
 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者
 必多與仁仁多便侵却那義底分數氣質剛毅其發見者必多與義義多便侵却
 那仁底分數○問其次致曲曰伊川先生說得好將曲專做好處所以云或仁或
 義或孝或弟就此等處推致其極○曲能有誠一句猶言若曲處能盡其誠則誠
 則形形則著也蓋曲處若不能有其誠則其善端之發見者或存或亡終不能實
 有諸已故須就此一偏發見處便推致之使有誠則不失也又問明動變化伊川
 以君子所過者化解動字是和即變化二字都說在裏面否曰動是方感動變化
 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輯略程子曰其次
 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

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又曰致曲者就
 其曲而致之也○又曰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
 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又曰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就一事中用志不
 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參前倚衡如有所立
 乎爾是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則動人也君子
 所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
 然之謂也莊子言
 變大於化非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著所以蓍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
 開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
 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
 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程子謂便近二之論蓋
 因異教之說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論其優劣非以其

不用而不知者為真可貴而賢於至誠之前知也至誠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
已形而得之如所謂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者非有術數推驗之煩意想測
度之私也亦何害其為一哉○輯略程子曰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
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又
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呂氏曰誠一於理無所間雜則天地人物古
今後世融徹洞達一體而已興亡之兆猶心之有思慮如有萌焉無不前知蓋有
方所則有彼此先後之別既無方所彼即我也先即後也未嘗分別隔礙自然達
乎神明不特前知而已○一本云至誠與天地同德與天地同德則其氣化運行
與天地同流矣興亡之兆禍福之來感於吾心動於吾氣如有萌焉無不前知況
乎誠心之至求乎著龜而著龜告察乎四體而四體應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者也此至誠所以達乎神明而無間故曰至誠如
神動乎四體如傳所謂威儀之則以定命者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

言用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天

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

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或問二十五章之說曰自

成自道如程子說乃與下文相應游揚皆以無待而然論之其說雖高然於此為

無所當且又老莊之遺意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之義亦唯程子之言為至

當然其言太略故讀者或不能曉請得而推言之蓋誠之為言實而已矣然此篇

之言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如曰誠不可揜之類是也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如曰反

諸身不誠之類是也讀者各隨其文意之所指而尋之則其義各得矣所謂誠者

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以理言之則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

無一物之不實而一物之中自始自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則聖人之心

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終皆實

心之所為也此所謂誠者物之終始者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

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為無不實者及其間

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繼續之前凡所為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

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為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

後未免於無實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也是則所謂不誠無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則在天者本無不實之理故凡物之生於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無其理而徒有不實之物者在人者或有不實之心故凡物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乃有是物之實未有無其心之實而能有其物之實者也程子所謂徹頭徹尾者蓋如此其餘諸說大抵皆知誠之在天為實理而不知其在人為實心是以為說太高而往往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字之可訓其亦誤矣○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上句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四旁都無所倚靠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如無是實理則便沒這天也沒這地凡物都是如此故云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者是就一物一面說也故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下面說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物不誠無物已是說著自道向了蓋人則有不誠而理則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應○問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兩句語勢相似而先生之解不同上句工夫在誠字上下句工夫在行字上先生曰亦微不同自成若只是自成亦可以成物先生未答久之復曰某舊說誠有病蓋誠與道皆汨在誠之為貴上了後面却是說箇合內外底道理若如舊說則誠與道成兩物也○誠者自成也下文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句便解上一句實有此理故有是人實有此理故有是事○誠有是事而不言者自有主理而言者蓋不誠無物是事

之實然至於參贊化育則便是實然之理○誠者物之終始猶言體物而不可遺○誠者物之終始以理而言不誠無物以人而言○誠者物之終始來處是誠去處亦是誠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言自心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誰誕不說實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且如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生皆是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實有是理而後有是物否答曰且看他聖人說底正文語脈蓋誠者物之終始却是事物之實理始終無有間斷自開闢以來以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在人之心苟誠實無偽則徹頭徹尾無非此理一有間斷則就間斷處即非誠矣如聖人至誠便是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不違仁便是自三月之初為誠之始三月之末為誠之終三月以後便不能不間斷矣日月至焉只就至焉時便為終始至焉之外即間斷而無誠無誠即無物矣不誠則心在焉視不見聽不聞是雖謂之無耳目可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做萬物看亦得就事物上看亦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或問中云自其間斷之後雖有其事皆無實之可言何如曰此是說不誠無物如人做事未做得一半便棄了即一半便不成問游氏云四時之運已即成物之功廢先生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了再問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先生曰然○問不誠無物曰誠實也且如人為孝若是不誠恰似不曾誠便是事底骨子○不誠無物不誠雖有物猶無物如禘自既灌而往者誠

意一散如不祭一般○不誠無物人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令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慢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誠者物之終始扣實理而言君子誠之為貴指實心而言○誠者非自成已而已此自成字與前面不同蓋怕人只說自成故言非自成已乃所以成物成已便以仁言成物便以知言故成已成物固無內外之殊但必先成已然後能成物此道之所以當自行也○成已仁也是體成物知也是用學不厭知也是體教不倦仁也是用○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成物如此說知曰須是知運用方成得物問時措之宜是顏稷閉戶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是仁知具內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又云如平康無事時是一般處置倉卒緩急時又有一樣處置○問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以某觀之成已却是知成物却是仁曰顏子克己復禮為仁非成已而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非成物而何○輯略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減更有甚物也○又曰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又曰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又曰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成物便是知○又曰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又曰性不可以內外言○又曰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呂氏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

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誠意乃能竭不倦之強力竭不倦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我之得私也與天下同之而已故思成已必思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道也性之所固有合外內而無間者也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自無內外之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格故有內外外一生則物自物己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內外之別哉故具仁與智無己無物誠一以貫之合天地而施化育故能時措之宜也○又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為仁教不倦所以成物此則成物為智何也夫盡性以成己則仁之體也推是以成物則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 久則徵 徵驗於中也 徵則悠

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

久則驗於外者蓋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

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

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

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

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

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

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

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

之多及其不測鼉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快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耿小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

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為繁雜呂氏所謂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亦有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次之謂哉若呂氏之說則是用無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旨矣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

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

兩節

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

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豪私意自蔽不以一豪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

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

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或問二十七章之

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論逐句為義一條甚為切於文義故呂氏因之然須更以游揚二說足之則其義始備爾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為得之唯優優大哉之說為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智為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為德廣高大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為德而欲以禮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而無止禮非道則枯於儀章器數之末而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為虛無恍惚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擬道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也道之致之盡也極也道之溫之知也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大哉聖人之道此一段大處做大處有細密處細密處有渾淪處渾淪處有○或問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

人使他發育方是聖人之道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事不可欠闕才闕一事便是於全體處有虧也佛老之學只說道無不存無適非道只此便了若有一二事著也不妨○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其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卜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有常有變○德性猶言義理之性曰然○不尊德性則懈怠慢矣學問何從而進○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工夫了聖人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著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觸處都是體用動靜互換無端都無少許空闊處若於此有一豪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洋洋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致廣大謂心曾開潤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豪私欲之私以累於已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問致廣大章句謂不以一豪私意自蔽極高明是不以一豪私欲自累豈以上面已說尊德性是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故於此略言之數曰也只得如此說此心本廣大若有一豪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若以一豪私意累之便卑汙了若能不以一豪私意自蔽則其心開闊都無此疆彼界底意思自然能致廣大惟不以一豪私欲自累則其心峻潔決無汙汙下昏冥底意思自然能極高明因舉張子言曰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温故而知新温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温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敦厚以崇禮厚是資質恁地朴實敦是愈加他重厚此是培其基本○問德性問學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據或問中所論皆具大小之意如温故恐做不得大看曰就知新言之便是新來方理會得那枝分節解底舊來已見得大體與他温尋去亦有大小之意○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舉此數事言大小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行意在先擇善而固執之知意又在先如何曰此便是互相為用○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言道體之大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細處只章首便分兩節來故下文五句又相因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便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處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面一截而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我渾淪更不務致知如此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而無上面一截只管要纖息皆知更不去行如此則又空無所寄如有一般人實是敦厚淳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學禮便是敦厚以崇禮○三千三百之儀聖人之道無不充足其中略無些子空闕處此便是語小天下莫能破也○因言某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做若以為子思做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蓋某辭性讀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復遂漸得其言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輯略程子曰自大哉聖人之道至道不疑焉皆是一貫○又曰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方是說優優大哉又却非如異教之說須得如枯木死灰以為得也○又曰

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又曰：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道中庸。又曰：極高明而道中庸，非是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吳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行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又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為一義。上言重下語，輕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鹵莽。極高明，須道中庸之道。又曰：今日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解否於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餽頃閑度，似此三年，庶幾有進。又曰：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又曰：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貴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免乎口耳為人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廣大而已，不先充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偏或隘矣。道之上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者，同汗合俗矣。溫故知新，將以進吾知也。敦厚崇禮，將以實吾行也。知崇禮卑，至於成性，則道義皆從此出矣。居上而驕，知上而不知下者也。為

下而信，知下而不知上者也。國有道，不知言之足與，知藏而不知行者也。國無道，不知默之足容，知行而不知藏者也是。皆一偏之行，不蹈乎時中，惟明哲之人，知上知下，知行知藏，此所以卒保其身者也。游氏曰：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至道之功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道之具也。洋洋乎言上際於天，下蟠於地也。優優大哉，言動容周旋中禮也。夫以三百三千之多，儀非天下至誠，孰能從容而盡中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盛德之至者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非他至誠而已矣。又曰：懲忿窒慾，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矣。故繼之以道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然後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充其德性之體，使無不該，偏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則無以極深而研幾也。故繼之以盡精微，致廣大而盡精微，然後能極高明也。未離乎方，今則無方矣。始也未離乎體，今則無體矣。離形去智，廓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明之實德也。其實非兩體也。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天秩禮也。後世或以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枯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疑哉。又曰：尊德性而後能致廣大，致廣大而後能極高明，道問學而後能盡精微，盡精微而後能擇中庸而固執之，入德之序也。又曰：國無道，可

雖欲卷而懷之其可得乎○又曰道止於中而已矣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故惟中為至夫中也者道之至極故中又謂之極屋極亦謂之極蓋中而高故也極高明而不道乎中庸則賢智者過之也道中庸而不極乎高明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世儒以高明中庸析為二致非知中庸也以謂聖人以高明處已中庸待人則聖人處已常過之待人常不及道終不明不行與愚不肖者無以異矣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好去聲裁古灾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不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

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

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

夏之後微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為天下之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於一者也則周之文軌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與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計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蹉跎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喻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猶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孰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楊氏曰愚無德也而好自用賤無位也而好自專居今之世無德無位而反古以有為皆取裁之道明哲不為也故繼之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蓋禮樂制度書文必自天子出所以定民志一天下之習也
變禮易樂則有誅焉況敢妄作乎有其位可以作也然不知禮樂之情則雖作而
不足為法於天下矣故有其位無其德亦不敢作也况無其位乎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

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

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

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

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

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其理也

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

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斃○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

以下六事而言○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注然於文義皆不遵唯呂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言者以位言宜不得為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為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述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

常故久而安之也。問建諸天地而不悖以上下文例之。此天地似乎是形氣之天地。蓋建諸天地之間而其道不悖於我也。先生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道不相悖也。問質諸鬼神而無疑，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呂氏曰：君子之道必無所不合而後已。有所不合，偽也。非誠也。故於身於民於古於天地於鬼神於後世無不合，是所謂誠也。非偽也。物我古今天人之所同者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

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

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

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至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慊於是哉。○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川流出耶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自古且今都只這箇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而同化而樂與焉聖人做出許多文章制度禮樂都只是這一箇道理做出來。○輯略程子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渴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渴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處大德是存主處如俗言敦本之意。○又曰大德敦化於化育處敦本也小德川流日用處也。此言仲

尼與天地合德○張子曰接物是皆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更須大體上求尋也
 ○呂氏曰此言仲尼譬天地之大也其博厚足以任天下其高明足以冒天下其
 化循環而無窮達消息之理也其用照監而不已達晝夜之道也尊賢容眾嘉善
 而矜不能並育而不相害之理也貴貴尊賢賞功罰罪各當其理並行而不相悖之
 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小德所以川流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大德
 所以敷化也○一本云祖述者推本其意憲章者循守其法川流者如百川派別
 敷化者如天地一氣○又曰五行之氣紛錯於太虛之中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一
 物之感無不具有五行之氣持多寡不常耳一人之身亦無不具有五行之德故
 百理差殊亦並行而不相悖○游氏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
 以仲尼明之道著於堯舜故祖述焉法詳於文武故憲章焉體元而亨利物而正
 一喜一怒通於四時夫是之謂律天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使五
 方之民各安其常各成其性夫是之謂襲水土上律天時則天道之至教修下襲
 水土則地理之異宜全矣故博厚配地無不持載高明配天無不覆燭燮通如四
 時之錯行照臨如日月之代明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動者德者皆裕如也是謂並
 育而不相害或進或止或久或速無可無不可是謂並行而不相悖動以利物者
 智也故曰小德川流靜以裕物者仁也故曰大德敦化言川流則知敷化者仁之
 體言敦化則知川流者智之用○侯氏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燭萬物
 所以並育而不相害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所以並行而不相悖也

右第三十章 言人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

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問至誠至聖如何分曰至聖至誠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其見於外者

如此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此三句便是骨子那箇聰明睿知却是這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至聖則外人只見得到這處○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問仁義禮智之智與聰明睿知想是兩樣禮智是自然之性能辨是非者睿知是說聖人聰明之德無所不能者先生曰便是這箇物事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廣充得較大爐中底便是那禮智如睿知則是那照天燭地底睿知聰明足有臨也某初曉那臨字不得後思之大槩是有過人處方能服人且如臨十人須是強得那十人方得至於百人千人萬人皆然若臨天下便須強得天下方得所以道是聖聰明作元后又曰聰明文思又曰聰明時憲便是大故底要那聰明○問文理密察先生曰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無不詳密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被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密察故曰足以有別○聰察便是知強毅便是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須是先有溥博淵泉方始能時出自無溥博淵泉豈能以時出之○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睿知人君之德也故足以有臨臨而不容不足以得衆容而不執不足以有制執而不敬或失於自私敬而無別或無以方外非成德也溥博如天則其大無外淵泉如淵則其流不窮淵泉言有本也而時出之則其流不息矣故民莫不敬信而悅服凡有血氣之類莫不尊親則與天同德矣故曰配天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

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唯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寡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經綸是用立本要體問知天地之

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人之知也○經綸是用立本要體問知天地之

化是與天地合否答曰然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敷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

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聲綱口迴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褰衣褰之實淡簡温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詩曰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地威

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

以色列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悉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

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言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綱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學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交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絀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首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實

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乎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大程夫子不能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輻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略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參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語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以德輻如毛爲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闊惟以此章爲再序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爲得之也○問衣錦尚絀章首段雖是再序初學入德之要然也只是說箇存養致知底工夫但到此說得來尤密思量來衣錦尚絀之意大段好如今學者不長進都緣不知此理須是閑然而曰章曰中庸後面愈說得向裏來凡八引詩一步退一步都用脚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臭則至矣○問知風之自答曰凡事自有箇來處所以與微之顯斷對著○問知微之顯先生曰只是收斂向內工夫漸密便見得近之可遠風之自微之顯君子之道固是不暴著於外然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裏淡則可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中庸末章恐是說只有收斂近裏如此則工夫細密而今人只是不收向裏做時心便粗了然而細密中却有光明發出來中庸一篇始只是一中間却事事有末後却復歸結於一○不大聲以色只是說

至德自無聲色今人說恭了便不用刑政不用禮樂豈有此理古人未嘗不用禮樂刑政但自有德以感人不專靠他刑政耳○問不顯其德案詩中例是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便真作不顯說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此段自衣錦尚絀聞然日章漸漸收斂到後面一段密似一段直到聖而不可知處曰無聲無臭至矣○因問孔子空空顏子屢空與中庸所謂無聲無臭之理答云以某觀論語之意自是孔子叩謝夫鄙夫空空非是孔子空空顏子簞瓢屢空自對子貢貨殖而言始自文選中說顏子屢空空心受道故疏論語者亦有此說要之亦不至如今日學者真是懸空說入玄妙處去也中庸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詩中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脩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此故至于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天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輯略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又曰不愧屋漏便是持敬氣象○又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又曰云云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易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又曰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又曰道一本也知不二便足篤恭而天下平○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

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又曰毛猶有倫入豪釐絲忽終不盡○又曰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言語○又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此一事甚當○張子曰闡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游氏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所不見乎言慎獨也○楊氏曰君子之道充諸內而已故聞然而日章小人務外而不孚其實故的然而日亡此衣錦所以尚絀而惡其文之著也淡疑於可厭簡疑於不文溫疑於不理淡簡溫所謂簡然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則聞然而章矣此充養尚絀之至也○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以其無適而非道也故於不聞不睹必恐懼戒慎焉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其充此之謂乎○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道本乎天而其卒也反乎天絃其所以為至者正○又曰孟子言大人正己而物正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侯氏曰不愧屋漏與慎獨不同○又曰自衣錦尚絀至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再序入德成德之序也○又曰子思之書中庸也始於寂然不動中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及其至也退藏於密以

神明其德復於天命反其本而已其
意義無窮非玩味力索莫能得之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
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
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
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覆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集編

後學 成德 校訂

